文史通義

道光壬辰冬開

雕癸巳春畢

DS
734.7
.C42
1833
cop.2
v.1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
亟　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
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
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
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　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
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
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
創見或亦有關天授恃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
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
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
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　王穀塍
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

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　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　劉子敬華亭　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

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已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

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

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遍於治憲而著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著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蠡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異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愼歟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弁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義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

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羲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兩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

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與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

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傳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皷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悅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搆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畧足以盡之人心營搆之象睽車之載鬼蜮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

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閽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

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搆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誣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

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愼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

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脩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僅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絶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篋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畧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畧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

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可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畧而與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畧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

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者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

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民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

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畧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

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畧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殿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

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畧如文選人名之注試勝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

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

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畧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畧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意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

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

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畧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

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昌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

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尚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尚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狥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

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其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衰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

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

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

之沮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卽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劉陽辨謗於梁王江

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申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棄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讐畧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

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

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與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許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

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

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横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讐畧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横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絶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

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畧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

遂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
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
斷字子虛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詮名數率用五
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
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溢溢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
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
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
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
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
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
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

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補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泛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畧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讐畧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畧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荀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

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讐畧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

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强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慢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二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二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

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無穢不可殫詰

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畧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

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絶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爻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

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

公穀之前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尊師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愼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

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眞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眞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眞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

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全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畧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

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崇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

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强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繫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于

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東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輯耕錄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

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經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

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

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義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溫腠積而漸為江河培壤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

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

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

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

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衰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

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匼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義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

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仰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干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爲麤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坫枇榔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

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義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

之職許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耶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

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

云學法今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

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

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麗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日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

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遥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

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變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已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邇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

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眞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

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後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達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

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强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傷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濶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

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

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

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

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

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仰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

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狥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欲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各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盡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狥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各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

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

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畧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

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絶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撫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幌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强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强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濫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

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懈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

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秣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旣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

由大畧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强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

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狥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

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輩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諧於莊周蓼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

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眞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淵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

述未嘗分屈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絶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識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爲諱如後世之掩人

所長以爲已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興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毎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荀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議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議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竊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

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遷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

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

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

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啟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已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愼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强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强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

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
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
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
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
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
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
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為已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
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為已有者屈平屬草稿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
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
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羣者之賢而用稿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

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譖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譖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已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好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好利則效尤而敝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

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已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閒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遠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

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畧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藉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盡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

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

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粤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已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已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已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而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益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

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轅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鬻沸酌於觴竇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飢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月而不知鴞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

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泰祩汃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灾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簀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沔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

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閤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鷂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

依劉賦傳荆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

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橐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鶴白馬酒市叙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蟲禽肥馬驕弓遶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別有同此例者

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荊墟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同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鬬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閒之四愁（傅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譟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眾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

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厥志功名乃託河邊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厥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人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憲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

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即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分命題制變化分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分毫釐即步移分影徙爲聖賢分立言或庸愚分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尚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閒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鍛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其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

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制義之公凡此區分類別觧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臣也幾括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鷃鵠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芻葦於平洲眾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偟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園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趨激譎叱吸叫讙宍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枘圜曰洼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竅者無所恃其辨詩者無所爭其爵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辭賦自不之宜溷著述爾

文史通義卷三

內篇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

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爭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

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愼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

嘗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臾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賈孝武之祉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

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乎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

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魯史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詰屈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

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

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聲幌絺繡之玩而學爲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聲幌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

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遍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

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

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眞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

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泰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畧尚存餘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書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忌

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係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撰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晉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鼂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

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齊王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

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

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大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冤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畧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

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俞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搆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函質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翳寶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愈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陸文學自述非正體者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

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

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
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
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
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
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
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
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
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
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

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

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

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

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
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
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逼貫古
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
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絶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
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
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
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
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
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
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亮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襲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二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

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宰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宰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掉者氣所蕩也其

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郎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籥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强半皆當遵

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開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

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議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弟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愈心易之矜

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艮宇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艮宇啞然失笑以謂已亦厭觀之矣其書

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盡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稗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

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

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

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已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

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

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已之見不事窮鑿過求而偶然劉

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已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

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叙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叙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閒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姊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率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

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畧分家亦有未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家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閒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

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狂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藝文略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

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翰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焉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翰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眞也苟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鄧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覽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

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

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卽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狥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狥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

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舊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

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亦可自爲一書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矣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狥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爭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畧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

人所得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關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義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

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眷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眞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其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

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慕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瞿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

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

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稊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

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蠔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歷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

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為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

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歛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間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為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　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

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弔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婁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盍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貢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

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

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流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其即爲上之所求相須棊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

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苦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

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敍實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醪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臾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即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意會而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

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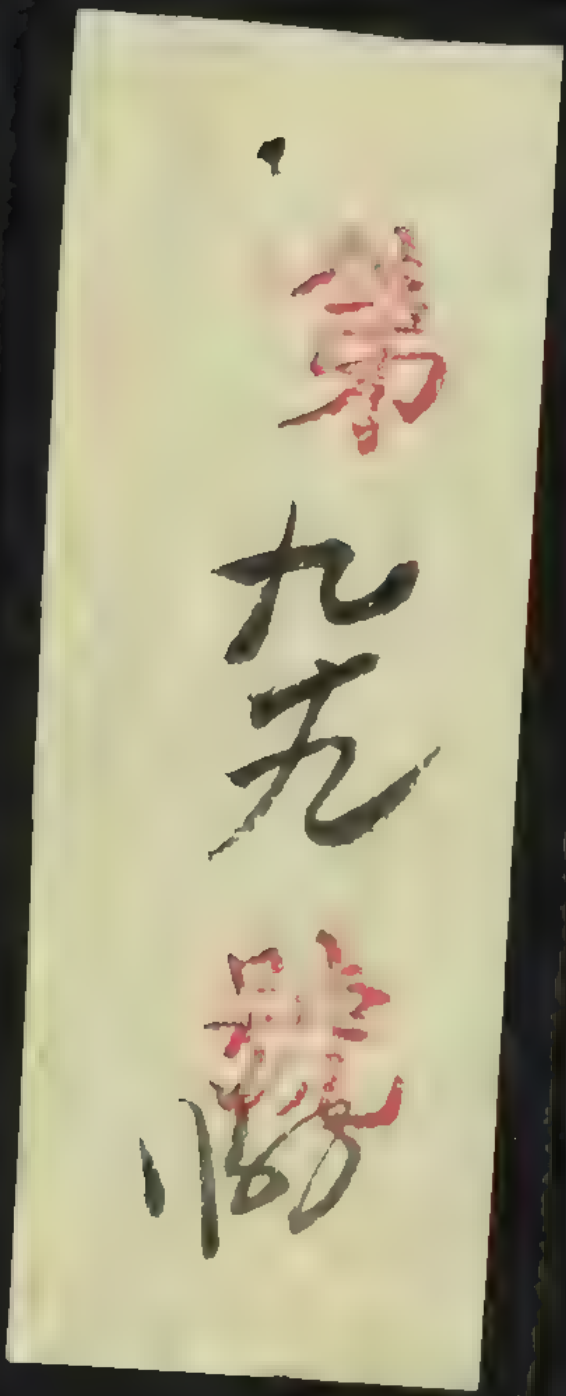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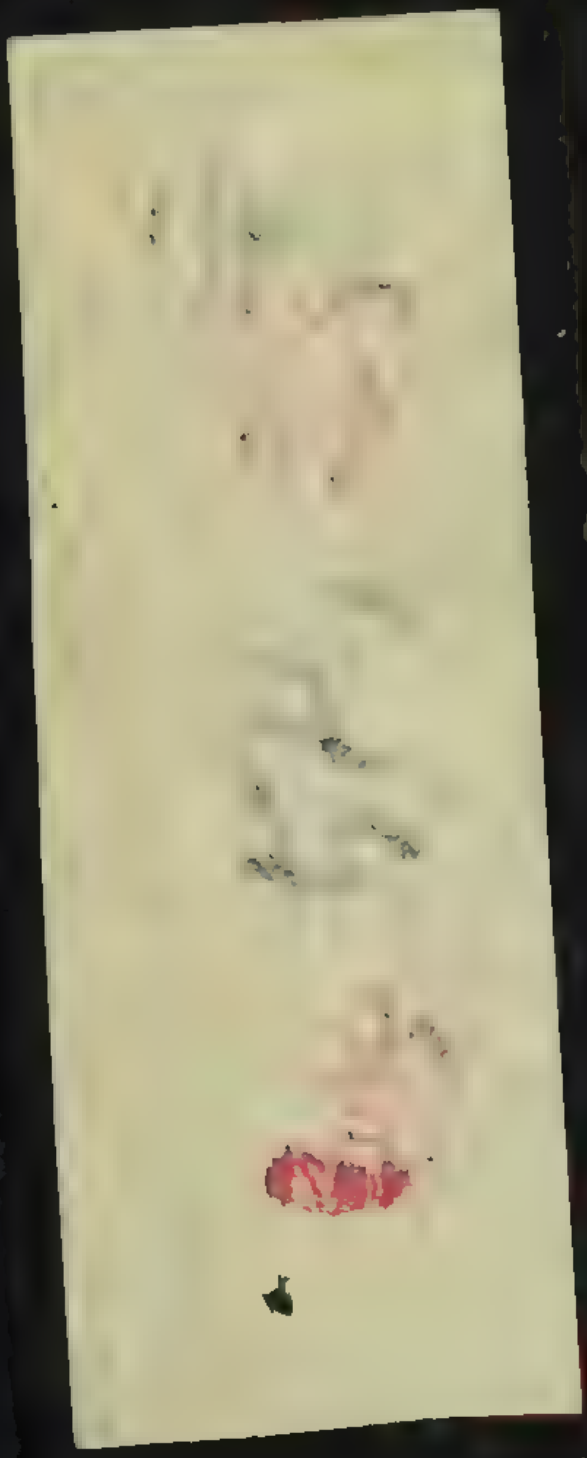
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聞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

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枅軸於予懷恧他人之我先荀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採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





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已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瞥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恨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

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文史通義卷第三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校讎通義

道光癸巳歲

雕於大梁

校讐通義卷第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敘曰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闕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

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讐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補鄭第六
校讐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

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出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即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堂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

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率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

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

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

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詞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尚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

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過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即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歷律

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關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

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

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眞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至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

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嘗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

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悞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悞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

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何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

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眞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秘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眞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

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衺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欵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啟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

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秘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爲之限以程課晝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

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尚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悞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

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尚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讐家所當歷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

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刹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再穴藏書之舊
與者抑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歟

校讐通義卷第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校讐諸論於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不分倫類而已其劉氏遺法樵固未嘗討論而班氏得失樵議亦未得其平允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而樵著校讐之略不免疎忽如是蓋創始者難爲功爾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右十之一

鄭樵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劉略班志不收以爲劉班之過此劉氏之過非班氏之過也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術數方技皆分領於專官則兵術技之三略不盡出於中秘之藏其書各存專官典守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伸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編次是七略之遺憾也班氏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綴一二其餘劉氏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敘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此敘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

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然立法創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如封禪羣祀入禮經太史公書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注正史專門者爲知本矣詩賦篇帙繁多不入詩經而自爲一略則敘例尙少發明其故亦一病也諸子推本古人官守當矣六藝各有專官而不與發明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舍法具舉徒舍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即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國桂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貽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即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

蓍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充類求之則後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爲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爲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而劉班承用未精後世著錄又未嘗探索其意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書方技之部次既以專官而能精矣術數亦領於專官而謂不如彼二略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李柏耶答曰此爲劉氏所誤也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蓍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爲部次歷譜當附春秋爲部次五行當附尚書爲部次縱使書

部浩繁或如詩賦浩繁離詩經而別自爲略亦當申明源委於敘錄之後也乃劉氏既校六藝不復謀之術數諸家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自立門類別分道法大綱既立細目標分豈不整齊而有當乎

右十之五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識職所謂道也漢志所錄泰一五殘星變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以此二類專門部勒自有經緯而尹咸概收術數之篇則條理不審之咎也山海經與相人書爲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王山川險易關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若王陰陽虛旺宅墓休咎則與尚書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門類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務要於全則又重複互注之條不可不講者也任宏兵書一略鄭樵稱其最優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且未能深究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刪併之可勝惜哉

右十之七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漢志入於雜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賈誼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論治體漢志入於儒家泛矣諸家之言部於

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漢志失載律令章程固無論矣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就劉班之七略類例宜如何歸附歟答曰太史公書之附春秋封禪羣祀之附禮經其遺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其門類然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皆屬故事之書而劉班次於諸子儒家則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漢志疎略由於書類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不使體用相資則是漢志偶疎之處禮經春秋兵書方技便無此病而後世之言著錄者不復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鄭樵議章程律令之不載漢志以爲劉班之疎漏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或可委過於劉略也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則班氏方據以爲藝文之要删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當時更無其門類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敎錄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著錄之爲道也卽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長也又云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又後世著錄紛拏不一之弊也然則凡以名治之書固有所以附矣後世目錄繁多卽可自爲門類

右十之十

鄭樵譏校漢志第十一

鄭樵譏班固敘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總謂揚雄

所敘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篇二是樂與篇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篇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強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按樂四未詳篇則官篇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附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强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鍊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爲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樂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敘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敘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重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覩班固自注尙爻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強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不載

於禮而班氏入之則於禮經之下注云入司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劉略既載於道又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況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漢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爲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

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棣春秋焉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歷譜漢志既有歷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歷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劉歆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複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稱論諸書同入尚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章奏皆尚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自劉班而後藝文著錄僅知甲乙部次用備稽檢而已鄭樵氏輿始爲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讐之略雖其說不能盡當要爲略見大意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樵志以後史家積習相沿舛訛雜出著錄之書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則無人繼起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書之得失別具論次於後特其糾繆一卷議正前代著錄之悞雖其識力不逮鄭樵而整齊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節取者焉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滯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讐家議著作也今即其所舉各爲推論以

進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漢志周書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詁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卽尚書也劉氏史通述尚書家則孔衍漢魏尚書王部隋書皆次尚書之部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漢志尚書類中議奏四十二篇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議奏之不當入集已別具論此不復論矣考議奏之下班固自注謂宣帝時石渠論也韋昭謂石渠爲閣名於此論書是則此

處之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同異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議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劉班附之尙書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後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耶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爲劉班之遺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漢志司馬法入禮爲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見班固自注本隸兵家經班固改易者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漢志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因改入於縱橫家此論得失參半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漢志五經雜議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經解其說良允然漢志無經解門類入於諸子儒家亦其倫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漢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小學其說亦不可易漢志於此一門本無義理殆後世流傳錯候也蓋孝經本與小學部次相連或繕書者候合之耳五經雜議與爾雅之屬皆緣經起義類從互注則益善矣經解小學儒家三類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漢志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歸還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其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惟是弟子之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今以見於管子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則小爾雅亦已見於孔叢

子而焦氏不還孔叢改歸小學又何說耶然弟子職篇劉班本意附於孝經與附於小學不可知矣要其別出義類重複互注則二類皆有可通至於六藝略中論語孝經小學三門不入六藝之本數則標名六藝而別種九類乃是經傳輕重之權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敘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為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敘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為類焉敘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官子地圖淮南地形諸史地志

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謬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讐之難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鈲之句而聾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會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讐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

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哲錄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漢志晏子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說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歸其書於墨家非以晏子爲墨者也其說良是部次羣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狥於其名而不考其實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漢志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制詔此說似矣而制詔與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尚書焦氏以之歸入集部則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家爲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說良允又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因改入於兵家則鄭樵先有是說竑更申之按漢志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凡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複併省疑本非一書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漢志山海經入形法家爲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漢志無地理專門以故類例無所附耳竊疑蕭何收秦圖籍西京未亡劉歆自可訪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載得非疎歟且班固創地里志其自注郡縣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圖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時地名累有更易見於志注當日必有其書而史逸之矣至地理與形法家言相爲經緯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漢志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因總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書而陰陽蓍龜本之於周易也凡術數之學各有師承龜卜蓍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達概部之以五行豈有當哉

右十二之十五

校讐通義卷第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漢志六藝第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兵書第十六

漢志術數第十七

漢志方技第十八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强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非周公舊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略班固藝文敘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附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狥流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歆七經小傳黃敭九經餘義本非計部之

數而不依六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妾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略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傳術數略之龜筮日者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藝文

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於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

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尚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裡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讐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裡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屈

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尚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鈲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接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爲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耶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

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耶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悲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　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耶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六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一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爲書即亦春秋之

支別也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入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敘載籍也疎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敘既推春秋爲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歷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讐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

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與禮樂草具儀法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今其書尚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敘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即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

曰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謂關雎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爲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爲三墨分爲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爲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

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爲榮名法亦不足爲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別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爲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爲貴也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尚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敘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至無倫類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敘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微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

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採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雜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略可見矣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始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敘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疎耳第諸子

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敘又云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敘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敘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諸子略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術略之天文歷譜諸家乃泰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頊日月宿歷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敘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讐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為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敘例皆引羲和為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敘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為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

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蚩至於羲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歷譜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敘也劉氏父子精於歷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況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奭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曰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敘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歷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存敘例乃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歷譜之敘例於衍奭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終始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檮下注鄒奭始終

名既互易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閒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實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時亦可入於歷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或曰其書今

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那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為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為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

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當敘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敘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

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書墨家祖墨翟而先有伊佚田俅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論耶今按管子當入法家者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以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僞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爲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略於道家敘黃帝諸書於老萊鶡冠諸子之後爲其後人依託不以所託之人敘時代也而伊尹尹佚諸書顧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其書今既不傳附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也蓋司馬遷敘傳所

推六藝宗旨尙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敘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敘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鈃尹文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縱橫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橫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既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而其學具

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謝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删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删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劉班之疎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闋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爭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删通之傳不知首之爲章計與爲篇計與志存五篇

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晏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爲鄭樵糾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既不傳既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而猥次於雜家亦錯悞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

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轂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次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外篇不傳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

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荊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荊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緒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老之書既難憑信故經旨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

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尙書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敘列爲諸家猶如大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

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排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

於前而敘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絶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啟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厠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孫卿孝景皇帝頌前

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迴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摘文紀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肅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

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疎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强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雜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叙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通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也朱子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

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喻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子雜家互見其名爲說而附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詩賦而略詩豈其時尙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卽在上所自造賦內）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

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註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謂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三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揚雄所敘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敘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刪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即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尚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尚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

傳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即如孫武孫臏書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爲技巧之用理易見也而任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即附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即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令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部首尊爲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

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九收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爲圖譜之亡由於不爲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搜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爲部次表名圖

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爲重複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數術第十七

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曰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氏曰旁氣圖一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證圖書秘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歷譜之錄後漢歷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簒別圖書標目家學即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宜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尚書蓍龜之本周易已具論久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二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貢二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門而無其部次故強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國柱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國柱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DS
934.9
C42
1833
v.2
v.11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

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

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

國史取材否則總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隍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咏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

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即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眞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眞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饔餔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淩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瓿與僕

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眞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

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議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筆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駢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採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眞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墳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

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奬者踪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見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陋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搉陳其固陋之衷以庶

幾燈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奬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眞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鷄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

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

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搆豈知文體既合史例無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

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直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讓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

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倣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愼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

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恢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狗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廢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製體不一至明祖纂

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强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强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彖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

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覩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拈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采撫宣聘邵毘陵修明文錄外

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卽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証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乘閒爲當事告焉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隸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豕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宦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

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卽下至施且亦胥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奬之名其正載之外尚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畧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畧已周則略之略

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採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疎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

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爲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爲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遽乎抑史裨選之不遽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床架屋豈爲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倣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歎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爲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

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製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爲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

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眞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絶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

失體忌偏尚文辭忌粧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

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爲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云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斂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

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

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採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

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愼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眞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准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淸廉勤愼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眞迹便易採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

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眞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准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倣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讐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

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咏廣登尺幅者也凡

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定

成集者方准收錄倘係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為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為遊戲坊者稟駝之作則借傳為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為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

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

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沒沒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與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即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遴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陞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按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愼開載纖瑣酌餘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冤屓牛鳴之誚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

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咏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塵絲綸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遊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蹟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即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

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誌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註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釐定一破俗例者也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卽胥吏文移亦所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勦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標題之法一倣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

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倣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搆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列是又卽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八議裁制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議三則取

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即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孝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即此紀傳即此傳贊即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勦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併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九

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即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採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併於是得一逸未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未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牴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

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悞倣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爲主描摩宛肖爲工崖頭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子遺即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即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普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弁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

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蹟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襍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飣餖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搉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

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闚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自跋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藝文論附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摭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踰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瞬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觚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志藝文不

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採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爲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爲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爲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彙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倣國語而修邑志不聞倣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爲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尚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

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刋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苟踵事增華更彙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爲異然而石鷁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范所錄一准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

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爲祥異固有爲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採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築宮拂簏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爻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庶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具在肇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

害實事矣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至稱今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

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諡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岩溪泉諡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

臺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蔑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尙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卽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扞患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倣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眞所謂習焉不察者也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

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係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栢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栢舟者以栢木爲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栢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狥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

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淩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絶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後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隨俗則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爲集衆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

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悞是通部之書皆悞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悞而通部之書皆悞者亦止能悞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悞人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叢實可稽斷無悞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

史遷之失則遷書雖悞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

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
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
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
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
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
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
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
且人物倣史例也史於姦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
爲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
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優
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
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絶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爲美也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盡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

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已一語之徵乃與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尚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須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為文徵今倣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為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又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為表而實非表戶籍

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畧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畧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已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畧也

覆崔荆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鑒贈舟深切不安揩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言瀆抱歉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會拜書候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

事留日無多即云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爲定評今諸縉紳磨勘月餘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慙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顚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然較書如仇議禮成訟辨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較讐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較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辨理錯愒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愒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係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又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爲

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

僻而簽改爲要典則是
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
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卽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
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悞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
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
官科目之表舛悞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
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
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
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併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
各注名目最爲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
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悞自應簽
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

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荆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欵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併魏移治府

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搉採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悞免官羈迹舊治而繼爲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悞倣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倣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畧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畧古蹟流連

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蹟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

其本書矣今可見者朱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鬱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倣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倣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狗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

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畧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畧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悞倣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

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之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漶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畧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爲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慢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爲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爲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荆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爲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併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荆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爲控要之區不

其然歟我
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
將軍駐防荆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
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余承乏兩
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
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
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霳悃幅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畧具矣
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邈焉
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
長吏知政貴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識焉
耳卽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
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會稽章學誠

遊於余門數爲余言史事犁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興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爲畧者一爲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咏人景無實靡文概從刪落其有記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畸言勝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鎮漸潕滄浪之

爲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蹟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温簡興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恒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云三代畫州荆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荆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

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幀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

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兵民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爲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莅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

第興學余於是時奉
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
詔旨咨於羣公詢於寮案羣策材力幸無貿越而億兆生靈皆蒙
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荆州雖故而若新也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
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
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
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
古者倍他州郡盛宏之有荆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荆楚歲
時記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
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僅見著錄而
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
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

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爲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棣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倣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爲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爲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爲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搉時亦

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爲荆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爲荆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疎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爲之序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咏浮華無實而求其名實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

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綱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畧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牓爲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既綱舉而目

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編首餘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爲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如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爲足表聲譽是則雖爲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倖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爲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

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爲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爲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爲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爲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爲無爲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爲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尤可異者志爲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

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爲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並施尙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嗟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

蹟中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併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係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敍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

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縑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

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塚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咏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

竭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悞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畧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妙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

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署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云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陞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陞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

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仕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盡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疎畧功曹椽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園亭塚墓宮觀寺山川等顧相混亂別出虎邱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畧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荆棘矣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尙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顚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

之後問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塚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濤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干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疎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咏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志或曰餘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爲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塡蓋宋人詩話家風

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

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畧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志乘古今卒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畧解文簿欵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即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

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爲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爲緯後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

署印官也有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爲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爲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書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

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鏊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至於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敘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異郡名范志標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又敘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蹟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

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尙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顚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王譜永平改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余卽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嶰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尙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

侯綱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卽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倣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昔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

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已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爲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況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

書識其年歲不傎甚乎即此數端尚待窺其餘乎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蹟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舖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即倣左傳之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某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

明萬歷四十七年大書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馬運泰
中甚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
朝版圖
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啟崇禎年號藉
曰臣子之義內
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
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馬運泰乃明之
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
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
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
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

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删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尙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志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畧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畧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畧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

例皆云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修廣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眞不愧於古循良吏矣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傳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狗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詮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閭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

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疾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遵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

隘乎官師選舉止詳
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
本朝
帝
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至於篇末與傳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

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韋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畧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畧前人史傳文集荒辭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倡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辭故為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載取國史為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為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

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郰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畧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讓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尤學究麼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耶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載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DS
734.7
C42
1833
Cop. 2
v. 3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地志統部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傳總論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和州文徵序例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覆崔荆州書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

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能爲郡縣令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

古人之大體沿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証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頗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

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慨信之弊正恐不

兒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

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既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即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愼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即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篇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

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尚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幷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强爲之故其道亦

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濟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司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腰膂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隲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

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矣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冦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眡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

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掌圖籍太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旧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鄉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卒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亟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朝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

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會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今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

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辨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

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選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愼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

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

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
鈔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
曹也然祠龍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
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
遺失或奸徒僞捏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
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鈔也古無私門之
著述蓋自戰國以遷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
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
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
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
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
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

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爲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

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

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須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狥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

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即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為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為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

也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

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滙按察之司爲刑名總滙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

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晝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

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匜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寖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

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

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

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

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則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

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

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衺至晉楚

之裔自以乘輿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鄭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有恭編爲

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

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閿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即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可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

故編於書志裁撰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愼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廕之條多所牴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據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廕辟舉不一紀以年者附

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

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領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畧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古者瞽矇誦詩幷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

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

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卽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眞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

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即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畧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疎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

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揚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畧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

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剳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畧其

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譏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
許入籍之世代定州畧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
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
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
及分支之八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
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
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微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
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
上之遷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
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

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

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遜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鐘鼎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裘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

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厠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厠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卽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卽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

歟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即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滿首歷敘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志排列三統甲子）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

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

皇朝明史律歷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詳於周禮而田賦及授地職

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删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丁謂田況所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翺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覩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於

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撙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

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巵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鼂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

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衡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

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杞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

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末索隱之功方且矜陽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當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

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曉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

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

書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枳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爲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

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

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

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爲列傳在書即爲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撥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

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蒯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許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羣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

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乙某書宜丙而訛下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未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

其所以歧悞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採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衺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

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

和州志政畧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習蔭循蹟可述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兎園册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

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章本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畧不亦宜乎夫畧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畧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畧魚豢典畧蓋有取乎謨畧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畧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涖邦人冠冕列傳撰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畧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志卜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即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即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畧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接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畧規諸子撰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畧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

諸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朱鑒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翛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稽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漢之

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
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
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
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
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
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土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
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
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畧異撰忽爾同編品
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
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
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
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

爲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刪畧事實逐條附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爲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雅駢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禪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未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

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愼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衺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愼言之訓惧解者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

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畧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愼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矦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揅書前

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牘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

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卽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殁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饒乎告朔禮廢文成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外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其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莊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

自亂維流歐散梵刹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體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畧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有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駰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

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鄧人舍跡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否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孝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纂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

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修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滕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

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遠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著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

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畺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

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萃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

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叙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禪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帥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

爲難敘者也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嶓山之文尚矣得緜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巇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據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其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暢）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

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畧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關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例由義創何在不然乃寬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剿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令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

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

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列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攷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達於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

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疎畧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

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區區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裁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業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畧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倣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强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畧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

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脩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祇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遍期於愼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

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

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
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
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
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衞所修畿輔通志首列
詔諭
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
特頒詔諭若率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
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
恩賜鑰通賑恤則事實恭登
恩澤之紀而
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

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

御製詩章止有氷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

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尚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官史若漢武禁

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顯徵篇終斷其大畧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

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卽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卽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疎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

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縮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

以譜與歷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并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疎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

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盡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遍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畧注其首職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纍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人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畧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畧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

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畧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聞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
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
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
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閒有所錄荒忽難稽
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
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吏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
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爲訓
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爲得
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僞託初非有
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後裔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
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

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為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為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為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為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為世族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畧焉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淸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靑兗次揚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畧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

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籍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畧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

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畧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畧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儌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

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裴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巇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潁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遍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因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

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厠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

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畧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

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愼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倚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朱始著誤認爲占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

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囃命名庸陋搆意勉强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卽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

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咏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焉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沭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

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洛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八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

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滅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畧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

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畧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

見者也

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詮畧耶

書志之體宜晝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

以書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畧示區分抑揚咏歎寧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

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畧

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存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强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檃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

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下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畧之閒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畧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

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章氏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畧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卽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魯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

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爲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畧無誌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畧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

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朕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畧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莅邦典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畧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畧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畧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畧）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畧魚豢典畧）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畧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悞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畧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愼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畧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畧之意故無足責也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脣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

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畧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畧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隋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關正史體裁也）

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畧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

夸何但增予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豎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録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畧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幷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劒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

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畧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

非一端太史搜羅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此不乏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畧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珽著其木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珽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閒襄處亦

必滿三十年不幸天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眞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交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

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子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一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審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背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乃雜次爲編不爲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而已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

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恒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

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强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畧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畧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

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創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筆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閒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則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

郭公之法是也有愼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絶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已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

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畧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蟫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畧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鬨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畧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

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共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

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厠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閒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畧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閒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塡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閒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

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

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裴駰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爲說不爲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特撰爲名家而集衆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

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擿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貶悅本書新舊

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畧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尙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禱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

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畧具始末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

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

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其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

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

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載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裒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

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仿彿者正以詳畧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欵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言論選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

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藁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畧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

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

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畧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畧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畧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

申原委此詩賦一畧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

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繹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

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畧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畧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狥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

貫歟夫春秋公子謚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夫取義例大抵瀏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塡戶版而難爲夫斷定去取矣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

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存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雜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焉具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

表文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畧事實總攬大意約畧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尙別裁則又簡畧其辭謬託高古或倣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

於義未安創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畧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覽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

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畧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倣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畧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

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繼悉既不可闕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猶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外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

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尺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篇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畧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也郡國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其體

而徵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識爲也然簿書案牘須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畧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胥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

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述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畧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矣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DS
734.7
C42
1933
v.2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

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絶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窴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窴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蓋宵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

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鷃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已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

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贋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愼言其餘

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樝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

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其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咎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絶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

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

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眞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眞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提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

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悞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讖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

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翛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翛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閽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若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狥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强以狥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餱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

厲之細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

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强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

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

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己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

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顏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閤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

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已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鸂鶒啁啾和者多也芳蕙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絶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絶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絶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

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評然否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論鄭元聖證王肅匡謬唐顏師古兼明朱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

綴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

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

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兎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

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益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春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益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愼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

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治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僧韓之公子同科古人亦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未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

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妻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塡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

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宜習本書忘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悞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

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摸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書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亳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

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本此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

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逼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逼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逼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逼者也

橫逼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逼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

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愼焉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或官（李將軍）或直之類　之類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

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交流於苞苴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說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眞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

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眞人賜號南華冲法師賜號葉靖法師賜號太眞玉女冠賜號虛之類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

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

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

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眞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篇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劉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一十八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

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

爲標題固已佹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紛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

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塡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羣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

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繫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卦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絶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

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皐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

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各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各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晏嬰邃瑗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

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踳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

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

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眞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搆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予之於著述

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衡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

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細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

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傳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傳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

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

者宗旨洁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韓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嘒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

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乎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

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卓隸亦未聞其必靳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蟫蠖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眡陰眡陽是宜剛克柔克所

以貴學問也騎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睽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甄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

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黜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黜也非黜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狗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

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狥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競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

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嗚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哀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灾祥精於筮譬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矣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鼙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矣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

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吾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吾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歔欷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竊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

與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後陳已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已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白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卒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後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

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

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狀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博額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

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

也黙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譽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贋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醜婦美而

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墻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

答甥婿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人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二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切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過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

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褊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湟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薄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者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之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

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狗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蚕繰之名以勸蠶婦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

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裘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為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僞飽煖之名未有不强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狥一時之名也蓋人

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

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眞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

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眞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

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各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踶趹噬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

夢與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謚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閒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

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闕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濶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

發號高祿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恩循例羣臣　詰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為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違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

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苫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能載筆而捣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既處飄搖不爲晛晞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魯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達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誥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諡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

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違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逃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逃其妻必將闍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憒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裨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遷文故册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

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紮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

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鎔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緻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

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

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王闢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

邑盧帆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嘗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與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

耳其書足以明道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辭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邊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毋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

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

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

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籩簋而糞土不可登籩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

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舍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嘶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

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新撫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新撫則辨同考異愼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

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寡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兎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竝習原書意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

本非著作而藏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日之羅得鳥無已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筌蹄噭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

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

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已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牒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

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旂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

程二軍亂矣富人達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蛇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

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狗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

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鬨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

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

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尚則臣扑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亦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文讀表忠觀碑臣扑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

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今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雖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雖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點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

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卧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

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氷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癥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栢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栢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栢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聘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

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三曰文欲如其事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

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

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為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為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為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

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奉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
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
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勲詳於齊世家張耳
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
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
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
古爲之歎惜但文昌狥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
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係陳淮西功績則無

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

昔有夸大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厠鼠推微知著固智士

之相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强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林可勝嘆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

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媼賤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

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婁尾可謂吾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節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柈布圍棋子必不

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翻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

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悅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愼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

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

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嫺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壼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

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弔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凄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爲矞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較讐

通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閒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緩其節柔

以麾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閨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炎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姿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　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

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肯小有時或至自謗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眞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眞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絶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絶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閨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

夫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遥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媚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寒温酬答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格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

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慕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閒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尚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欵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

司供張毋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塞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濶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閫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誡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妓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

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眞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往往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遣言雅而有則眞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雜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酬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白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俳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尙隱逸之士往往間情有旁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叙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

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矜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騖於名己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絶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叙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纖績之類乎通乎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

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誚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何至爲所惑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眞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

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驁名轉不如村嫗田婦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駔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嵓氓婦豎矢口成章違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

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本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闢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啟居攝悞解周禮而改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

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絶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氓庶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益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

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誡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過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于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

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人趨風自成著述矣人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妖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騢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

浙江書局補刻

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逼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紘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絶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

所不至哉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